

韓江的邊緣對峙（卓明 代序）

本次出版品【秋夜裡的死亡盛宴】，分別收錄了韓江六個作品，前三部主探究社會議題，後者則深入同志議題。

有關探討社會議題、死亡美學的三個劇本裡，直指現代社會的疏離(isolation)。《死宴》中，「恆輝」對於家的純粹情感和期待母親對過世的父親的思念，導致揭露真相（父親和母親的情感並無想像中純潔、無雜質）的阿姨的死亡；《愛好折磨人啊》中，在泥犁中徘徊的女子、重守諾言的男子或是尚不知自己死去的婦人，都處於等待狀態，他們皆至死仍在等待，如此對愛的執著和堅持，在戲劇中常是導致悲劇的原因；在中國經典小說「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即是典型對愛的潔癖感的例子。

這種類型的角色對於關係的解析，處於「我執」的觀點，繼而對於「異執」觀點者，落入了完全無法接納的偏執裡，最後至毫無轉圜之境。以現代的心理學分析而言，這類型角色皆是精神疾病者，在社會上屬於社會邊緣人物，而這樣的人物刻畫在戲劇裡的戲劇性強，他們封閉自己的狀態，亦象徵了現代人無法逃避於宅化的生活樣貌裡。古典悲劇人物心理的影子在韓江的作品和人物刻畫觀點裡，滲透至各個身份的人物裡。韓江並不隨波逐流，而是堅持自己對悲劇人物的同情和關懷，繼續讓這些人物情境在這個粉飾的表演區塊，有他獨特的異色著墨。在強烈的悲劇氛圍裡，多角度的觀點敘述漸成為韓江特有的疏離悲情的編寫技巧，例如在《死宴》一劇中，第一、二幕重覆但觀點（view point）倒置的場景交互運作裡，韓江用正反合辯證論點，以全觀角度掀開家庭情感膠著的各種危險因子，在《秋夜》中，這樣的手法達到淋漓盡致。如此的編寫技巧類似美國四、五零年代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在美國推銷完美家庭的典範之際，誠實於社會真相的人，絕不沆瀣一氣地成為國家政策下的美麗宣言，反而勇於正視事實。

另探討同志的三個劇本，則以多種面向深入同志議題。同志議題為所有發展中的國家劇本創作中爭相琢磨的重要焦點，因它直接代表了邊緣文化對抗多數主流的社會觀，係一種少數而敏感的表達選擇；尤其是性向的選擇權利，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轉圜的空間。主流(main-stream)在每個時期代表大多數的權力掌控或嚴厲威嚇個人行為，但在缺乏異質文化衝擊與挑戰之下，主流文化終會趨向於衰竭，繼而淪於重覆、規格化，耽溺在高位階的控管與警戒，因而缺乏客觀地給予辯證而漸產生的自我解構與內化變革的過程，繼而失去具彈性活潑的生命力。韓江站在非主流文化的族群觀點讓自己有對峙的能力。《涼夜》、《天光》和《週末狂歡夜》在在顯示同志族群處於異性戀的生活威勢裡，他們的存在常被壓迫在非常嚴格的自我譴責裡，導致了悲劇。

《週末狂歡夜》雖然展現了同志的自我解放，但仍逃脫不了社會的評斷和批評，而《涼夜》的「阿慶」和《天光》的「李震國」在自我認同裡因為與社會期待不符，而出現內心的自我衝突，無法愛的無愧、磊落，李震國更防備的無法回應阿浩給予的，毫無保留的愛恨，最終皆仍以悲劇收場。

透過邊緣文化來觀照主流文化，還有許多有趣而諧謔，以及更多衝突、焦點等的戲劇元素可以大張旗鼓。在文化上照顧邊緣者的思考立場是最正常的創作楷模，就像在高度經濟發展的國家需回饋弱勢族群一樣，韓江可以有更多面向觀點來深入刻寫邊緣人在悲劇的人生之外，有更多慷慨而正向的情感認同。

深秋了，以為你會出現（韓江 自序）

我剛從基隆回高雄那一年，我娘興致來，約我去鹽埕區很有名的關帝廟拜拜，順便抽籤，抽個關於工作的籤詩；關帝老爺很夠義氣的給了支「籤王」，內容說的是，「平步青雲上九霄，萬人之上天子朝」，解籤的老先生說，我這輩子，會在萬人之上，一人之下。

我娘欣喜的不得了，投了五百塊錢香油錢；

數年後，我離開警職，投身劇場，我娘應該是非常生氣吧，我說「應該」，是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娘是否生氣！？還是，只是擔心！？離職那天，我娘故意迴避我，我們有二十四小時沒有交談，後來，她叫我爹來問我，我跟我爹說：「你要一個每個月領固定薪水，但不知人生目標的兒子？還是要一個可能只能勉強溫飽，但人生過得意義的兒子？」

「我當然要後者。」我爹說；

之後，我娘與我爹，還是反對我進入劇場，但他們從未缺席我的演出；報紙刊了消息，我娘會興致勃勃的買來看，文化中心七點入場，七點十分，一定會看到我娘帶著隔壁的婆婆媽媽，魚貫入座，演出隔天，我娘會與我聊一整個下午的劇情內容；可是我爹和我娘，從來沒有「認真」地，與我談論，我的劇場工作。

再後來，我爹跟我娘相繼死了；我仍繼續著創作工作。

我娘死以前，其實就已經身體微恙，有一次，我們在長庚醫院，晚上十二點，我推著輪椅，帶她到美食街麥當勞，我娘拿著一根薯條，慢慢沾著番茄醬，吮著，突然問我：「你會一直做下去嗎？」

「什麼？」我沒聽懂。

「你會一直做戲下去嗎？」我娘沒有抬眼，只是認真地沾著番茄醬。

「會啊…」我當時不太確定，我還能在這個領域，打拼多久。

「你要永遠做『獨一無二』的戲喔。」

「喔，好…」

幾天後我娘出院，再幾天後，又再送急診，這一次，沒能出院了，幾個月後，我娘死在長庚醫院十三樓的重症病房裡。

到 2012 年，剛好十年。

每每在創作工作上挫折，我從來不敢掉淚，因為怕我娘在天上擔心，每次面對作品，我亦不敢懈怠，因為怕演出，我娘帶著她的天上朋友來看時，丟了她的臉；每一次、每一個作品，我都謹記，「獨一無二」。

我娘本來以為我會「萬人之上」，後來我才驚覺，原來指的是創作工作；做創作，必須「忍受」寂寞，每一個作品的形成，都是一個人在夜深寂寥之際，犧牲「玩樂」，暗自發想與鋪陳，然後完成。

創作之於我，有兩件事情，一是，講個故事給你聽，與你分享或談論一個觀點或想法，另一個，則是藉由作品告訴我娘，我從來沒有變壞，我的真心依舊，畢竟，做創作，虛情假意做不來。

角色

小鬼差（管理「犁泥」之陰間使者）

婦人（林淑珍，1955-2008，肺臟膨脹、肺部積水）

男子（秦偉良，1968-1998，腦部缺氧、一氧化碳中毒）

紅衣女子（李玲，1906-1932，缺氧性窒息、頸部勒痕）

獨幕劇

舞台燈未亮，黑暗中；

OS（鬼差）：生病死的走那邊，意外死的走那邊，不知道怎麼死的、有冤屈的、有話想說要申訴的，跟著我，走這邊…

小鬼差的聲音嘹亮尖細，說話的尾音似回音般悠揚飄盪（整場如此）。

（燈亮）

舞台中間一個階梯，梯的那一頭往上舞台延伸，樓梯兩端各是下階梯。

靠下舞台的階級中央，坐著一名穿著西裝的年輕男子；燈亮後，婦人匆匆忙忙從上舞台那一頭兒的階梯走上來。

婦人：（氣喘吁吁，走到樓梯最上階）總算撇開那個小鬼頭…，（突然看見坐在樓梯中央的男子，驚叫）唉唷！是要嚇死人喔！？

男子連頭都未抬，只是黯然坐著。

婦人：（走過男子身邊）借過。（接著走下樓梯，四處打量，見四週一片黑暗，又走回樓梯口）這是什麼鬼地方啊，怎麼黑漆漆的！？連半個人都沒有！？（問男子）欸，這是什麼地方啊！？…（對方沒有回應，又再問一次）欸，這是什麼地方啊！？（男子還是沒有反應；試探的）欸…，欸…，靠天，遇到一個啞巴…（往下舞台方向）奇怪，這是什麼地方！？黑漆漆一片！（向著觀眾席望著）連半個人影也沒有，只坐了一個啞巴，問又不會應，真倒楣，無緣無故跑來這個地方…，真倒楣，無緣無故跑來這個地方…，（突然想起）對喔！我幹嘛無緣無故跑來這個地方！？咦？我本來在做什麼！？怎麼會跑到這裡來！？還遇到剛剛那個小鬼…（努力想）啊！對啦，我要吃晚餐…（納悶）奇怪，我吃晚餐，為什麼跑來這裡吃啊！？（又用力想）吃晚餐吃晚餐…吃晚餐為什麼來這裡啊！？吃晚餐！？我晚餐吃什麼啊！？晚餐吃…晚餐吃…吃麵！？不對不對，我老公不喜歡吃麵，晚餐吃…晚餐吃…吃飯！？對了啦，晚餐吃飯！嗯？家裡的電鍋不是壞掉了！？那我用什麼煮飯的啊！？（想）奇怪，我到底是用什麼煮飯的啊！？（坐下，坐在比男子高兩階的梯上）奇怪，我到底是用什麼煮飯的啊！？（想了許久，想不起來）欸，啊你晚上吃什麼啊！？（男子未理）講一下嘛，那麼小氣…，你晚上吃什麼啊！？吃什麼啊！？講一下嘛！沒關係嘛，講一下嘛！我知道了！你還沒吃對不對！？你晚上還沒吃對不對！？唉唷，年輕人三餐要正常，常常餓肚子對身體不好喔，還有啊，三餐營養要均衡，才能吃的健康，知道嗎！？（自言自語）現在的年輕人喔都不會想，就算吃外面也要正常吃啊，像這樣有一餐沒一餐的吃，對身體很不好喔，現在還年輕是看不出來，以後要是老了毛病全出來了，人是肉做的，又不是鐵打的，沒吃飯怎麼撐的下去！？

所以說啊，身體要從年輕的時候就知道保養，老了才不會出問題，你看有些人到老了一樣健健康康的，那就是年輕的時候知道保養啊，哎呀，現在的年輕人喔，要會想啦！要不然以後…（嘎然止住，動作突然定格不動）（眼睛左右瞄）我在這裡做什麼！？（動作慢慢放鬆，正常動作）我在這裡…！？（想）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在這裡…，啊！吃晚餐啦！對啦，我在這裡（狐疑）吃晚餐？不對不對，我在這裡吃什麼晚餐啊！？那我在這裡做什麼！？（又想了一會兒）啊！電鍋壞了啦！對了對了，電鍋壞了！欸，你不知道喔，我家的電鍋壞好幾天了，現在一個電鍋又要好幾千塊，買都買不下手，啊我們又很少煮，兩個小孩都在台北讀書，家裡很少開伙，所以一直買不下去，…（嘎然止住，動作突然定格不動）（眼睛左右瞄）買不下去！？……買不下去！？（豁然開朗的感覺）那就不要買啊！對啦，買不下去就不要買啊！對啦，不要買不要買不要買，幹嘛買！？買不下去就不要買啊，又不一定要買，對不對！？反正買不下去不要買就好了啊，幹嘛一定要買啊！？對啦，幹嘛浪費錢一定要去買，買不下就買不下，不買又不犯法，就不要買就好了嘛，對對對…就不要買就好了啊，不要買就沒事了啊…（嘎然止住，動作突然定格不動）（眼睛左右瞄）買什麼啊！？…買什麼啊！？…我要買什麼啊！？（動作慢慢放鬆，正常動作）我要買什麼啊！？…（緩緩走下樓梯）我要買什麼啊！？…奇怪？我到底是要買什麼啊！？…（環顧四周）我到底…要買什麼啊！？…（畏懼）這裡這麼暗，我到底來這裡要買什麼啊！？這裡這麼暗，有什麼東西可以買啊！？（想）我要買什麼…我要買什麼…我要買什麼…買什麼…買什麼…（愈說愈害怕的樣子）（樓梯口來回踱著）我要買什麼…我要買什麼…我要買什麼…買什麼…買什麼…買什麼…

男子：（低著頭）妳只能專心想一件事情，要不，就什麼都記不住了…

婦人：唉唷，嚇我一跳，我還以為你是啞巴呢，原來你會說話啊！會說話也不早一點說，害我以為你不會說話，都沒有跟你打招呼…

男子：…

婦人：不好意思啊！你好啊！

男子：…

婦人：你好啊…

男子：…

婦人：你好啊…

男子：…

婦人：啊你不是會說話！？怎麼那麼沒禮貌啊！？人家跟你問好你都不回一下，你起碼也說一個好啊…

男子：…

婦人：沒禮貌…

男子：…

婦人：不說就不說；（坐下，坐在男子下一個階梯）現在的年輕人都愛搞怪，說這樣才有自我的風格，好吧，你不說就不說，我不勉強你…；啊你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啊！？

男子：…

婦人：喔…我知道啦！你跟家裡吵架喔！？年輕人，不要這麼拗，跟家裡吵一吵就算了，家還是要回啊，現在的年輕人喔都愛面子，可是爸爸媽媽也愛面子啊，大家意見不一樣，吵幾句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啦，我還沒聽過一家子人有隔夜仇的呢，所以吵吵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知道了沒有！？要聽我的話，你就當我是你的阿姨吧，聽阿姨的話，吵吵就回家了，聽到沒有！？跟家裡人不要記仇，要趕快回家，好不好！？趕快回家，時間不早了，我要回家了，你也要早點回家喔…（站起身）要趕快回家喔…，阿姨也要回家了…（往下舞台走，走了幾步，覺得不對勁，又往回走，走上樓梯）要趕快回家喔…（往樓梯那一頭兒走去）（不一會兒，又走回來，在樓梯最上一階開口說話）我要去哪裡啊！？這裡是哪裡啊！？（往下走，走向男子身邊）你還沒走啊！？那我先走了喔…（往下舞台方向，走了幾步，停下來）我要去哪裡啊！？

男子：（抬頭）只能專心想一件事情，要不，就什麼都記不住了…

婦人：（走到男子身邊）你說什麼！？

男子：（面無表情）只能專心想著一件事…

婦人：只能專心想著一件事！？

男子：不然，什麼都會想不起來…

婦人：什麼都想不起來！？

男子：（點頭）…

婦人：我聽你亂講勒，哪有這種事情！？我的記性可好了呢，現在一斤豬肉一百二、一把空心菜三十五、一罐醬油八十…

男子：妳怎麼來這裡的！？

婦人：來這裡…！？

男子：妳來這裡做什麼！？

婦人：做什麼…！？

男子：妳都忘了。

婦人：我！？

男子：…

婦人：我才沒忘呢！我、我、我是剛好路過…

男子：…

婦人：我是剛好路過而已，我等一下就要走了…

男子：…

婦人：我、我、我現在就要走了…

男子：…

婦人：我、我…（走到台口）我…（快哭出來的樣子）我要去哪裡啊…（仔細用力地）豬肉一斤一百二、空心菜一把三十五、醬油一罐八十塊、吃晚餐、電鍋壞了、三餐要正常……

（音效—誦經的音樂）

婦人：有人在叫我…

男子：（悠悠地）有人幫妳誦經…

婦人：（摸不著頭緒）幫我！？唸經！？

男子：（像對自己講，又像告訴對方）只能專心想著一件事情…

婦人：好像有人在叫我…

男子：他們幫妳誦經…

婦人：幫我！？（被誦經聲聲催促，急了起來）有人在叫我…

男子：（像對自己講，又像告訴對方）只能專心想著一件事情…

婦人：有人在叫我…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我要回去了…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生氣，回身，走進男子，咆哮）不要等了啦！我要回去了啦！

男子：（無意識的問婦人）去哪裡！？

婦人：回去啊！

男子：回去哪！？

婦人：…就、就是回去啊！

男子：可、可是，我在等待…

婦人：等什麼啊！？有什麼好等的啊！？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不要等了啦！

男子：（喃喃自語）我在等待…

婦人：在這裡等什麼！？這裡這麼黑，有什麼好等的！？

男子：（喃喃自語）我在等待…

婦人：不要等了！

男子：（喃喃自語）我在等待…

婦人：不要等了！！

男子：(喃喃自語) 我在等待…
婦人：不要等了！！
男子：(喃喃自語) 我在等待…
婦人：不要等了！！！！
男子：(喃喃自語) 我在等待…
婦人：(抓狂) 不要唸了！不要等了！
男子：(喃喃自語) 只能專心想一件事情…
婦人：不要想了！
男子：(喃喃自語) 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我在等待…
婦人：(更抓狂) 不要唸了！不要等了！
男子：(喃喃自語) 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我在等待…
婦人：煩死人了！你到底在等誰啊！？
男子啞口；突然嚎啕大哭；
婦人：(安慰)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你要等就給你等…
男子：(止住哭泣，一臉茫然) 等誰啊！？
婦人：我怎麼知道你在等誰啊！？
男子：妳不是說要等就等！？
婦人：是你自己一直說「你在等待」的啊。
男子：等誰啊！？
婦人：我怎麼知道你等誰！？
男子：那幹嘛等！？
婦人：我怎麼知道你幹嘛等！？
男子：誰在等！？
婦人：你啊！誰！？
男子：我！？
婦人：要不然我喔！？
男子：我幹嘛！？
婦人：你不是在等人！？
男子：等誰！？
婦人：我怎麼知道你在等誰！？
男子：我！？
婦人：(點頭) …
男子：等！？
婦人：(點頭) …
男子：誰！？

婦人：(點頭) …

男子：我等誰！？

婦人：(點頭) …

男子：等誰？

婦人：(沒好氣的) 不是我！

婦人與男子各居一隅，沉默許久；

突然男子慢慢笑開，愈笑愈開懷，似是想起什麼；

婦人：笑什麼！？

男子還是笑；

婦人：笑什麼！？

男子還是笑；

婦人：笑什麼啊！？

男子：(笑) 所有死掉的人，都在這裡，在這裡，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要不，就什麼都忘記了！

婦人：(興味十足) 那你想起來你在等誰了喔！？

男子：(笑，點頭) …

婦人：誰！？誰！？

男子：(笑的燦爛) …

婦人：誰嘛！？

男子：(還是笑) …

婦人：誰嘛！？

男子：(還是笑) …

婦人：誰嘛！？說一下嘛。

男子：(還是笑) …

婦人：說一下嘛。

男子：(笑) 一個人…

婦人：廢話！不然你等鬼喔！

男子：(表情從笑緩緩放鬆，繼而沉重) 一個說要跟我一起死的人…

婦人：誰！？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我知道啦，我是說你在等誰！？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知道啦，我知道你在等待，但我是說，你在等誰！？

男子：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

婦人：你不是在等待！？

男子：我在等待。

婦人：你不是在想事情！？

男子：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

婦人：你到底在想事情還是在等待啊！？

男子：…

婦人：你到底在想事情還是在等待啊！？

男子：…

婦人：你到底…，（突然愣住）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用力想，來回踱著）…我、我要走了，我要走了…，（走過男子身旁）借過…，（走到靠上舞台的那一頭階梯，又走回來）我要走了…，（走過男子身旁）借過…，我要走了…（走到台口）

OS（鬼差）：生病死的走那邊，意外死的走那邊，不知道怎麼死的、有冤屈的、有話想說要申訴的，跟著我，走這邊…

燈光從原先打在階梯上的光區，從樓梯兩側蔓延出去，自地板往上打出一道道藍色光束，像是一道藍色柵欄。

柵欄外面（靠上舞台處）不時有幽魂似的人影來回走動，柵欄裡面，右舞台深處有一穿著紅色及踝洋裝的女子，女子多數時候只是低著頭，偶爾挪個步伐，也是一動又一靜、偶爾抬起頭，也只是杵著，發楞似的，一動也不動。

小鬼差（從上舞台處）走上階梯，男子看到小鬼差，立即站起身；

男子：他來了沒有！？

鬼差：（搖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嗯嗯…（揮手趕走男子）

男子落寞的走下階梯，站到右舞台的柵欄邊，望著柵欄外（上舞台）。

鬼差：（在階梯最上一頭兒，像是表演給眾人看似的，手舞足蹈）來來來，不知道怎麼死的、有冤屈的、有話想說要申訴的，通通來這裡…；

婦人：（用力想著）我要走了，（轉回身，往樓梯上走）我要走了…（經過小鬼差身邊）借過…

鬼差：欸欸欸，妳要去哪兒啊！？

婦人：我要回去了…

鬼差：回去！？

婦人：嗯，我要回去了…

鬼差：（揮手趕人）嗟嗟嗟，走開走開，（手舞足蹈，又念了一遍）生病死的走那邊，意外死的走那邊，不知道怎麼死的、有冤屈的、有話想說要申訴的，就這裡，待著唄…

婦人：（又往上走）喔，謝謝…（繼續走）

鬼差：妳要去哪啊！？

婦人：你不是說，不知道怎麼死的、有冤屈的、有話想說要申訴的，待這裡，那，我還沒死啊，我要回去了。

鬼差：（疑惑）…

婦人：（發現對方懂了似的，拼命點頭）…

鬼差：(笑了一聲) 每一個死了的人，都會說自己還沒死…

婦人：(怯諾) 我、我、我怎麼可能死！？

鬼差：妳要是還沒死，就不會來這啦…

婦人：欸，你這個人，飯可以亂吃、話可不能亂講啊！怎麼可以隨便說人家死掉呢！？

鬼差：妳真的死掉了啦！

婦人：死掉！？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笑) 笑死人，我如果死掉，還會站在這裡跟你說話！？我如果死掉還會動！？(揮動手)

鬼差：妳死掉了，判官老爺的生死簿從來不會錯的。

婦人：誰？

鬼差：判官老爺…

婦人：(更故意) 誰？

鬼差：判官…

婦人：(打斷) 我聽你在亂講，判官老爺！？叫他出來見我啊！哪有隨便說人家死的！？那我可不可以也說你死了！？神經病！

鬼差：判官老爺，妳要等到了閻羅大王那兒，才見的到…

婦人：我不管啦！叫他出來見我，哪有隨便說人家死人家就死的！？欸！我可是警告你喔，你要是讓我來不及回去煮晚飯，我們全家就來你這白吃一頓！(驚覺) 啊！對啦！煮晚飯、吃晚餐！對！吃晚餐！(興奮的) 吃晚餐吃晚餐！

鬼差：妳，真的死了…，大嬸…

婦人：我想起來了，吃晚餐！我在吃晚餐，我跟我老公在吃晚餐！

鬼差：你…死…了…

婦人：(疑惑) 我死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我死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那、那這裡是哪裡啊！？

鬼差：這裡！？(笑) 這裡是「泥犁」…

婦人：「泥犁」！？

鬼差：(神秘的解釋，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自顧自的繼續說著) 無戲樂、無喜樂、無福德、無行出，又因不除離惡業，故於中生；此道為欲界中最為下劣，所以又叫「非道」…

婦人：「非道」！？

鬼差：就、就、就…(靈機一動) 就是「無有」…

婦人：「無有」！？

鬼差：(得意的解釋)人死後落入此處，無有喜樂，所以這裡是，「無有」…

婦人：「無有」！？

鬼差：嘖！就是…就是…，啊！就是人死了以後的地方啦！

婦人：人死後的地方！？(思考)天堂喔！？

鬼差：(搖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小心的問)地獄…！？

鬼差：(搖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不是天堂又不是地獄，啊到底是哪裡啊！？

鬼差：人死後「等待」的地方…

婦人：人死後「等待」的地方！？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要等什麼！？

鬼差：要等閻羅大王的審判、要等下次輪迴的時間、要等下一個替死鬼、要等陰壽已盡、要等…

婦人：(打斷)死都死了，哪還要等這麼多！？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喔…(轉身欲離開)

鬼差：欸欸欸欸，妳要去哪兒啊！？

婦人：你不是說，這裡是人死後等待的地方，啊我又還沒死，當然就是先離開啊。

鬼差：離開！？

婦人：嗯…，這裡不是人死後的地方！？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婦人：那我當然要趕快離開啊…

鬼差：出了這兒，妳可是沒地方可去，會成了孤魂野鬼的…

婦人：吓吓吓，我都還沒死，怎麼會變成孤魂野鬼！？

鬼差：大孀，妳，已經，死囉…

婦人：死了！？笑死人，我要是死了，怎麼還會在這裡！？

鬼差：唉唷，大孀，人有三魂七魄…

婦人：三魂七魄？

鬼差：(得意的)三魂就是靈魂、覺魂、生魂，七魄就是喜、怒、哀、懼、愛、樂、慾，人身去世，七魄歸肉身，當然也就是隨風消逝，三魂歸三線路，一魂附於神主牌、一魂留於墓地，而妳，這一魂，當然就是到陰間這兒來報到啦！

婦人：唉呀，你說這麼多，我聽不懂啦；我要先走了…(往上舞台走)

鬼差：(拉住婦人)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妳這一走，要是陰司來點名，我可交代不過去啊…

婦人：我又不是給你交代的，我再不回去，我老公會找我啊。

鬼差：妳要回那兒去啊！？

婦人：我要回家去啊…

鬼差：妳已經死了！

婦人：我還沒死！

鬼差：妳已經死了！

婦人：我還沒死！

鬼差：已經死了！

婦人：還沒死！

鬼差：已經死了！

婦人：還沒死！

鬼差：死了！

婦人：還沒！

鬼差：死了！

婦人：還沒！

鬼差：死了！

婦人嚶嚶的啜泣起來。

鬼差：（不知如何是好）好了，好了，反正，人死不能復生…，（發現說錯話，又改口）人死，又不能還陽…

婦人：（啜泣）我還沒死啊…，我老公很愛我，他說，他絕對不會讓我死…

鬼差：唉呀，生死有命，富貴天注定…

婦人：（喃喃地）我還沒死啊、我還沒死啊、我還沒死啊…

俟婦人的抽泣漸收，鬼差才說道。

鬼差：大孀…，在陽間，如果沒有人愛妳、沒有人需要妳，就是妳陽壽終寢的時候了…

突然，婦人大叫；

婦人：（大喊）我想到了！（急忙從口袋找出一張照片，將照片捏在手中）

就在婦人找照片的同時，男子緩緩的走近樓梯，走上階梯；擦身經過婦人身邊時，婦人望了望男子，跟著後頭，走到階梯的最上一階，朝上舞台的方向，遠遠望去。

婦人：（看了一會兒，狐疑地）你在看什麼啊！？

男子未有搭理；

婦人：你在看什麼啊！？（突然想到）你想從這裡逃出去！？這裡可以逃得出去！？怎麼樣才可以逃得出去！？你有辦法喔！？告訴我好不好！？我跟你一起出去，我想要回去…我想要回去…

男子悻悻然，又走下階梯，走向原來的位置。

婦人：我想要回去…

鬼差往樓梯那一頭兒，走了出去。

婦人：欸欸欸，怎麼走了呢！？你還沒帶我出去啊…（跟著走上階梯，在最上一階，對小

鬼差) 欸，你怎麼那麼不負責任啊！欸！搞什麼鬼啊！？欸！

婦人見小鬼差漸行漸遠，無可奈何的，走下階梯，四處看看，走到男子的身邊。

婦人：欸，你是不是有辦法出去！？（等對方回應）欸，說一下嘛，不要那麼小氣…，說一下嘛，你是不是有辦法！？趕快趕快，告訴我，怎樣才可以出去！？說嘛，說不定，我可以跟你一起聯手，離開這裡…

男子：（悠悠的）我在等待…

婦人：你是神經病喔！？待在這裡等什麼！？

男子：我在等人…

婦人：等人！？（笑）你是把這當作 coffee shop 喔！？還是你以為這裡是公園，你在約會喔！？

男子：…

婦人：說一下嘛，別那麼小氣嘛…

男子：我跟人有約…

婦人：騙鬼！跟人家約這裡！？（環顧四周）這裡陰森森的，誰敢來啊！？

男子：…

婦人：欸，年輕人，說一下嘛，看怎樣才能出去！？我如果再不離開這裡，我老公找不到我，他可是會開始擔心的啊！

男子：…

婦人：年輕人，說一下嘛…，你看你看（秀出手中的照片），這是我們的結婚照，二十多年囉，但我是不是還是漂亮！？你都不知道，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人追呢，不過，我最後還是嫁給我老公啦，我老公很疼我，都不忍心我做家事耶，每一年生日還會送我生日禮物…

男子緩慢的轉過頭，盯著婦人；

婦人：幹嘛這樣看我啊！？我是說真的啊，我老公很愛我，我們買的房子啊、車子啊什麼的，我老公通通登記在我的名字…，我們家一共有三棟房子、兩輛車子，我們的小孩都在美國，對了對了，我給你看我小孩的照片…（翻找口袋）咦？奇怪，我塞在哪裡…

男子還是盯著婦人；

婦人：欸欸欸，你這樣看人很沒有禮貌喔…，欸欸欸，你這樣看人家，人家會不好意思啦…

男子緩緩別過頭，往舞台中間的樓梯望去，盯著樓梯，直線走過去，登上最上一階（婦人跟在後頭兒），往外瞧了許久，回頭，坐在階梯上。

婦人：欸欸欸，你在看什麼啊！？

男子：我在等人…

婦人：欸，你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在這種地方等人！？等誰！？

男子抿了抿嘴，深吸一口氣，沒有開口。

婦人：算了算了，我看我還是問別人…

婦人走到紅衣女子身邊；

婦人：耶，不好意思喔，請問一下…

紅衣女子抬眼，瞪著婦人；

婦人：(嚇到)抱歉抱歉…(跟踉退了幾步，碎唸著)這裡不是鬼就是妖，沒有一個正常的，我看我還是自己想辦法…

婦人蹣手蹣腳走上樓梯，往上舞台方向走下樓梯，就在婦人走到最後一階時，遠處傳來小鬼差尖細淒厲的聲音；

OS(鬼差)：生病死的走那邊，意外死的走那邊，不知道怎麼死的、有冤屈的、有話想說要申訴的，跟著我，走這邊…

跟著，上舞台柵欄外，小鬼差領著走過一群白衣人。

婦人嚇的退回樓梯這一頭兒。

婦人：嚇死我嚇死我…，早不出來晚不出來，現在才出來，嚇死人…

OS(鬼差)：奈何橋上有孟婆，要過奈何橋，先喝孟婆湯，不喝孟婆湯，就過不得奈何橋，過不得奈何橋，就不得投生轉世。

孟婆湯、忘情水，一喝便忘前世與今生。

一生愛恨情仇，一世浮沉得失，今生牽掛之人，今生痛恨之人，

來生都同陌路，相見不相識。

今生已知前生事，

三生石上留姓氏，

不知來生他是誰，

飲湯便忘三生事。

婦人：欸欸欸，這是什麼聲音啊！？

男子：有人時間到了…

婦人：時間到了！？

男子：要過奈何橋了…

婦人：過奈何橋！？

男子：過了奈何橋，一切都來不及了…

婦人：來不及！？

男子：過了奈何橋，就來不及了…

婦人：什麼來不及啊！？

男子：過了奈何橋，就來不及了…

婦人：什麼會來不及啊！？來不及什麼啊！？欸，你說清楚一點嘛！

男子：(在樓梯及台口間來回快速踱著)過了奈何橋，就來不及了…過了奈何橋，就來不及了…過了奈何橋，就來不及了…過了奈何橋，就來不及了…過了奈何橋，就來不及了…

婦人：(突然大聲)我想到了！(也在樓梯及台口間來回快速踱著)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最後踱到台口前，幾乎是失神的喃

喃念著)

小鬼差匆匆走上樓梯；

男子看見小鬼差，突然停下動作，又回復之前緩緩的樣子，趨上前問；

男子：他來了沒有！？

鬼差：(搖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過橋就來不及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過橋就來不及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他還沒有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可是，我在等他…

鬼差：(聳聳肩，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我等很久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很久很久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很久很久以前…我們一起…(想起)開瓦斯…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他說他家人逼他結婚…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他受不了壓力…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要我跟他一起死…

鬼差：(搖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他沒有死…

男子：他沒有死！？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直到現在…都還沒死！？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我…過橋，就來不及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過橋之前，都來得及！？

鬼差：(聳聳肩，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 嗯嗯…

男子：(落寞的走下階梯) 過橋之前，都來得及…過橋之前，都來得及…

男子站到右舞台的柵欄邊，望著柵欄外(上舞台)。

婦人仍在台口處碎唸著；

鬼差：（站在階梯上）妳想到了也沒有用。

婦人：（恍神、疑惑、驚懼，站在台口面對觀眾）沒有用！？

鬼差：妳老公不要妳了。

婦人：不要我！？

鬼差：對！他不要妳了！

婦人：他不要我！？

鬼差：他不要妳，不愛妳了！

婦人：不愛了！？

鬼差：不愛了，所以妳死了！

婦人：死了！？

鬼差：對！死了！

婦人：死了！？

鬼差：對！死了！

婦人：不愛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嗯嗯…

婦人：所以死了…

鬼差：（點頭，沒有張開嘴發出的尖細聲音）嗯嗯…

婦人：不對不對，你們搞錯了…你們搞錯了…

鬼差：妳老公在妳的晚餐裡下毒，妳是被妳老公毒死的，一點兒也沒錯！

婦人：毒死的！？（沒好氣的）欸，（走向小鬼差）我老公那麼愛我，怎麼可能害我！？

鬼差：妳家的電鍋壞了！？

婦人：…

鬼差：妳老公不喜歡吃麵！？

婦人：…

鬼差：所以晚餐是他去買的便當！？

婦人：…

鬼差：妳吃晚餐的時候，突然想吐！？

婦人：…

鬼差：然後覺得冷冷的！？

婦人：…

鬼差：水淹過鼻子不能呼吸！？

婦人：…

鬼差：然後就來這裡了！？

婦人：…

鬼差：那就對啦！妳老公在便當裡下毒，當妳昏迷的時候，再把妳放進浴室的浴缸裡，活活淹死妳！

婦人：…

鬼差：還有問題！？

婦人：…

鬼差：如果妳不信，頭七那天，妳回去的時候，自然，就知道了！

婦人：…

小鬼差滿意的從階梯那頭兒離開。

（燈暗）

OS（鬼差）：過橋囉！奈何橋上有孟婆，要過奈何橋，先喝孟婆湯，不喝孟婆湯，就過不得奈何橋，過不得奈何橋，就不得投生轉世。孟婆湯、忘情水，一喝便忘前世與今生。一生愛恨情仇，一世浮沉得失，今生牽掛之人，今生痛恨之人，來生都同陌路，相見不相識。

（燈亮）

舞台上只剩婦人及紅衣女子。

OS（鬼差）：過橋囉！奈何橋上有孟婆，要過奈何橋，先喝孟婆湯，不喝孟婆湯，就過不得奈何橋，過不得奈何橋，就不得投生轉世。孟婆湯、忘情水，一喝便忘前世與今生。一生愛恨情仇，一世浮沉得失，今生牽掛之人，今生痛恨之人，來生都同陌路，相見不相識。

（燈亮）

舞台上只剩紅衣女子。

（燈暗）